

◆朱子新學案(一)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朱子新學案 目次

第一冊

例言 一一

壹之一

- 一 朱子學提綱 一
- 二 朱子論理氣 二六七
- 三 朱子論無極太極 二九七
- 四 朱子論陰陽 三三一

五 朱子論鬼神……………三三七

壹之二

六 朱子論仁上……………三九三

七 朱子論天人……………四一七

八 朱子論聖賢……………四三一

九 朱子論善惡……………四五三

一〇 朱子論天理人欲……………四六七

一一 朱子論道器……………四八三

一二 朱子論體用……………四九三

第二冊

貳之一

一三 朱子論性……………一

一四	朱子論命	四五
一五	朱子論數	七一

貳之二

一六	朱子論心與理	九五
一七	朱子論情	一二三
一八	朱子論心與性情	一三一

貳之三

一九	朱子論仁下	一四一
二〇	朱子論忠恕	一九一
二一	朱子論人心與道心	二一一

貳之四

二二	朱子論未發與已發	二三七
二三	朱子論涵養與省察	二九九
二四	朱子論識心	三五九

二五	朱子論放心	三三八
二六	朱子論靜	四〇五
二七	朱子論敬	四二九
二八	朱子論克己	四七三
二九	朱子論立志	五〇五
三〇	朱子論知與行	五二一
三一	朱子論誠	五五三
三二	朱子論思	五七七
三三	朱子論幾	五九九
三四	朱子泛論心地工夫	六〇七
三五	朱子論心雜掇	六三九
貳之五		
三六	朱子論格物	六六五

第三册

參之一

三七	朱子從遊延平始末	一
	附朱子自述早年語	四三
三八	朱子對濂溪橫渠明道伊川四人之稱述	五七
一	濂溪	五八
	附朱子評述康節之先天圖	九四
二	橫渠	一一〇
三	明道伊川	一二七
	附述近思錄	一七二
三九	朱子評程氏門人	一八三
四〇	朱子評胡五峯	二二七

四一 朱子論當時學弊上中下……………二六三

參之二

四二 朱子與二陸交遊始末……………三三七

四三 朱子象山學術異同……………四一一

四四 朱陸異同散記……………四九一

參之三

四五 朱子論禪學上下……………五五五

四六 朱子論禪學拾零……………六一一

參之四

四七 朱子評述孔門以下歷代諸儒並附其論莊老……………六五五

肆

四八 朱子論讀書法上中下……………六九一

四九 朱子論學雜掇……………七七五

第四冊

伍之一

五〇 朱子之經學

一 朱子之易學……………一

二 朱子之詩學……………五九

三 朱子之書學……………九一

四 朱子之春秋學……………一〇七

五 朱子之禮學……………一二七

六 朱子之四書學……………二〇一

伍之二

五一 朱子論解經上下……………二五七

五二 朱子與二程解經相異上中下……………三三九

附記朱子與張南軒辨論語……………五七一

第五冊

陸之一

五三 朱子之史學……………一

附朱子通鑑綱目及八朝名臣言行錄……………一三一

陸之二

五四 朱子之文學……………一六七

陸之三

五五 朱子之校勘學……………二一三

附朱子韓文考異……………二五五

五六 朱子之辨偽學……………二九七

五七 朱子之考據學……………三三一

陸之四

五八 朱子格物游藝之學……………三八五

附朱子年譜要略……………四六三

小目要旨索引

目次

九

朱子新學案 第一冊

朱子學提綱 代序

拙著朱子新學案，分篇逾五十，全書超百萬言，恐讀者畏其繁猥，作此提綱，冠於書端，庶使進窺全書，易於尋究。

一

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孔子集前古學術思想之大成，開

創儒學，成爲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主要骨幹。北宋理學興起，乃儒學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僅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並亦可謂其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此兩人，先後矗立，皆能匯納羣流，歸之一趨。自有朱子，而後孔子以下之儒學，乃重獲新生機，發揮新精神，直迄於今。

然儒學亦僅爲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主幹，除儒學外，尚有百家眾流，其崇孔尊孔、述朱闡朱者，可勿論，其他百家眾流，莫不欲自闢蹊徑，另啟途轍，而孔子、朱子矗立中道，乃成爲其他百家眾流所共同批評之對象與共同抨擊之目標。故此兩人，實不僅爲儒學傳統之中心，乃亦爲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正反兩面所共同集向之中心。不僅治儒學者，必先注意此兩人，即治其他百家眾流之學，亦必注意此兩人，乃能如網在綱，如裘在領。不僅正反之兼盡，亦得全體之通貫。

孔子年代，距今已遠，其成學經過，已難詳索。後之崇孔尊孔者，亦惟以高山仰止之情，發爲天縱大聖之歎而止。朱子距今僅逾八百年，書籍文字可資稽考者尚多，凡朱子之所以爲朱子，其成學之經過，實可案圖索驥，分年歷述。故治朱子之學，比較可以具體而詳盡，並亦有據而可證。學者潛心於此，可識儒學進修之階梯，雖不能舉一以概全，要之是典型之尚在，其所裨益，決非淺小。

孔子以來兩千五百年，述之闡之者既多，反之攻之者亦眾，事久而論定，故孔子之學，乃雖遠而益彰。朱子距今僅八百年，後人之闡發容未能盡。而反朱攻朱者，多不出於百家眾流，而轉多出於儒學之同門。蓋自有朱子，而儒學益臻光昌。自有朱子，而儒學幾成獨尊。於是於儒學中與朱子持異見者乃日起而無窮。羣言淆亂，所爭益微，剖解益難。故居今日而言朱子學，尙有使人不易驟獲定論之憾。尊孔崇孔，乃朱子以後中國學術上一大趨嚮；而述朱闡朱，則尙是中國學術上一大爭議。然諍朱攻朱，其說亦全從朱子學說中來。今果於朱子原書，能悉心尋求，詳加發明，先泯門戶之見，而務以發現真相爲主。逮於真相既白，則述朱闡朱之與諍朱攻朱，正反雙方，宜可得一折衷，由是乃可有漸得定論之望。此則不僅爲治中國八百年來之學術思想史者一重大課題，實亦爲治中國兩千年來之儒學史者一重大課題。凡屬關心中國文化大傳統中此一主要骨幹之精神所在、大旨所寄者，對於此一課題，皆當注意。作者不揣譴陋，發憤爲此書，其主要意義亦在此。

二

今當自孔子以後迄於朱子，此一千七百年來之儒學流變，與夫百家眾說之雜出，先作一概括之敘述。

自孔子歿後，孔門諸大弟子，分散列國，相與傳揚孔子之道，其時儒學基礎已奠定。然同時反對孔子與儒學者，亦即隨而踵起。最著者有楊墨，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然百家眾流，亦即繼之競興，至荀子而有非十二子之篇。其所反對，不僅百家眾流，即子思、孟子亦在其列。當時稱儒分爲八，然惟孟、荀稱大宗。

及秦人一統，始皇帝頗尙法家言。漢興，黃老道家駸盛。其時則戰國時代之百家眾流，漸趨消失，惟儒、道、法三家鼎峙成三，然儒家言猶尙若居道、法兩家之後。至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而儒學躋於獨盛。然此下漢儒之學，畢竟與先秦儒有區別。此種區別，大體由於雙方所處時代背景不同而引生。

戰國時代，列強紛爭，天下未定，百家競起，各欲揭其主張以爲一世之蘄嚮。先秦儒爲自身爭存，亦相務於樹新義，肆博辨。故其貢獻，主要在理想方面者爲多。漢代統一，局面大變，當時主要論點，在爲此天下求實際之治平。漢初君臣，來自田間，本身初無學術修養，然深知民間疾苦，極欲與民休息，而道家清靜無爲之說，遂乘時興起。然無爲而治，事不可久，抑且無爲即

是不治，故漢初政治，實乃一依秦舊，承續法治之軌轍。及至武帝臨朝，董仲舒對策，力言「復古更化」，復古乃復周之古，更化則更秦之化。周代縣歷八百年，秦則不二世而亡，此乃歷史教訓，明白彰著。此下漢儒一般意向，均重在本歷史，言治道。欲法周，則必上本之於六藝經典。當時謂六經起自周公而成於孔子之手，故曰孔子爲漢制法。尊孔子，乃由於尊周治。尊周治，則必尊周公，尊六藝。故漢武帝興太學，立五經博士，專以六藝設教，而論語乃與孝經、爾雅並列爲小學書。爾雅乃五經之字典，而孝經、論語則僅是小學教本。漢書藝文志上承劉向、歆父子，分羣書爲七略。首六藝略，次諸子略，儒家者言居諸子略之首，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屬之。而孔子不與焉。論語、孝經、爾雅則同附六藝略之後。此乃漢儒心目中之學術分野，亦可謂漢儒尊經尤重於尊儒。史、漢儒林傳中序列諸儒，皆起漢初，而曾、思、孟、荀亦不預。此乃一代之新儒，以傳經言治爲業，與戰國諸儒之以明道作人爲唱者，畸輕畸重之間有不同。此一區別，首當明辨。換言之，先秦儒在漢儒心目中，亦屬「百家言」。漢儒傳經，乃即所謂「王官之學」。一則主張於朝廷，一則興起於田野，其爲不同，顯然可知。

漢儒固若無偉大特創之政治理想，亦若無偉大傑出之政治人物，然而定法制，垂規模，坐而言，即繼以起而行。兩漢鄧治，永爲後世稱羨而效法。漢儒之功，要爲不可否認。

漢儒言治道，必本之於經術，而經籍之整理，事亦不易。先秦儒如孟子、荀卿，雖亦時時稱引詩書，然僅止於隨所意欲而加稱引，非求於經籍有通體之發揮。秦火以後，經籍殘缺。漢儒治經之功，一則曰纂輯，再則曰訓詁，又後而有章句，始於全經逐章逐句，一一解釋。其間容多未是，又復各家之說不同，未能會歸一致。然而漢儒治經之功，亦要爲不可沒。

今再綜合言之，漢儒之爲功於當時者，一爲治道之實績，一爲傳經之專業。又復漸分兩途，一則專務治術，一則專守經業。迄於東漢季世，朝政不綱，治道日替，務於治術之儒，日失其職，而專一經業之儒，退處在野，乃大爲一世所仰重。如許慎、馬融、鄭玄諸人，亦永爲後世治經之宗師。然若謂漢儒功在傳經，而忽其言治，則終爲得其一而失其一，無當於漢儒之大全。

三

三國兩晉時代，天下分崩，兩漢統一隆盛之世，渺不復接。時則莊老道家言乃與儒生經學代興。又值佛教東來，其先尙是道家言在上，佛家言在下。南北朝以後，則地位互易，釋家轉踞道家之上。儒家經學，雖尙不絕如縷，要之如鼎三足，惟儒家一足爲最弱。

若專言儒業，自東晉、五胡以下，南方儒亦與北方儒有區別。大體言之，東晉南朝雖屬偏安，其政府體制，朝廷規模，尙是承襲兩漢，大格局尙在。而釋、道盛行，門第專擅，治道無可言。故其時之南方儒，只有沿襲漢儒傳經一業，抱殘守缺而止。北方自五胡雲擾，下迄北魏建統，兩漢以來之政府體制，朝廷規模，已掃地而盡。故其至要急務，厥在求治。幸而胡漢合作，政府尙知重用儒生，而北方諸儒，其所用心，言治道更重於言經術。亦可謂其時北方儒生，多半沿襲了漢儒重治績之一邊。自魏孝文變法下至西魏、北周崛起，政治開新，皆出北方儒生之貢獻。

然則南、北朝儒，乃是分承漢儒之兩面，而各作歧途之發展。下迄唐代開國，兩漢統一盛運再見，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即承漢儒及南朝諸儒治經一業而來，此爲經學成績之一大結集。而貞觀一朝言治，即就其薈粹於貞觀政要一書者而言，亦可謂多屬粹然儒家之言，此乃上承漢儒及北朝諸儒言治一業而來。此後唐代儒家，在治道實績方面，尙能持續有表現。在經學方面，則可謂自五經正義後即絕少嗣響。唐代經學之衰，實尙遠較兩晉南北朝爲甚。此中亦有原因可說。一則下至唐代，雖仍是儒、釋、道三足並峙，而實際上，佛教已成一枝獨秀。遠自隋代以來，已有所謂中國佛教之興起。此指天臺、華嚴、禪三宗。而自武后以後，禪宗尤盛，幾於掩脅